

# 理论学习参考资料

(九)

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编印

一九七四年五月

---

学习《哥达纲领批判》一书

《哥达纲领批判》人名简释

## 学习《哥达纲领批判》一书

《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1875年5月写的，发表于1891年。这是一部批判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路线的纲领性文献，是痛击拉萨尔主义的一部光辉著作。通过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揭露了拉萨尔主义对德国工人群众的欺骗，分清了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捍卫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这部著作的鲜明特点是，它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立场，坚持同机会主义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坚决反对错误的潮流。马克思的这部著作告诉我们，隐藏在工人运动内部的骗子手，是无产阶级革命最凶恶的敌人，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干着反革命的勾当，他们善于把资产阶级的一些破烂货，用革命的

2620/30

词句加以伪装，对工人阶级进行欺骗，拉萨尔就是这样的骗子手；而在革命队伍里，有一些领导人执行机会主义路线，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立场，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同骗子手实行无原则的妥协。“哥达纲领草案”的出现和被通过，正说明了拉萨尔主义对德国工人运动的毒害和工人运动内部机会主义的滋长。这就教育我们：第一，必须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要分清什么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什么是无产阶级的东西，绝不能把资产阶级的东西当成无产阶级的东西来接受。第二，必须坚持原则，进行斗争，绝不能拿原则做交易。要敢于同错误的潮流进行斗争，不斗争就不能前进，不斗争就要搞机会主义。当前，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正在深入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在这样的形势下，学习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书，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精神，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深入批林批孔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 (一)

拉萨尔(1825—1864)是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老祖宗,是隐藏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叛徒和政治骗子,他对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和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严重的危害。他生于德国布勒斯劳城一个富商的家庭里,曾在莱比锡商业学校读过书。1848年革命爆发后,他一度卷入革命潮流,后来认识了马克思,在同马克思的来往中,他表面上装做信仰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而实际上是一个政客和阴谋家。他经常把从马克思著作中剽窃来的科学观点和他自己的错误观点混淆在一起,作为自己的东西,到处自吹自擂,并在各种活动中玩弄阴谋诡计。马克思发现了他这种恶劣的政治品质,看出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和政治骗子,从1856年以后就不断地同他进行斗争。

拉萨尔怎样钻进德国工人组织,而成为全德工人组织的领导者的呢?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欧洲的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但是到六十年代

初，工人运动又开始复苏，拉萨尔也在这时候乘机进行活动。这时德国有一部分工人正在莱比锡筹备建立全德工人独立的政治组织，为了给全德工人组织起草纲领，找到了拉萨尔，并请他参加筹备工作，善于投机的拉萨尔就利用了这个机会。1863年1月，参加莱比锡筹备工作的领导者同拉萨尔商定，把将要建立的工人组织定名为“全德工人联合会”，请拉萨尔起草一封公开信，阐述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目的以及实现这一目的的道路，并对资产阶级进步党人舒尔采、德里希想把工人引向建立消费合作社的观点给予批评。拉萨尔起草了这封《公开的答复》。《公开的答复》发表后，拉萨尔又作了《论工人问题》的演说，并积极参加筹备工作，骗取了一些声誉。这样，1863年5月23日工人联合会在莱比锡正式成立时，拉萨尔就当选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

拉萨尔无论是在建立全德工人联合会前后的活动中，还是在担任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导工作中，都推行着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他的机会主义观点主要是：（1）他不赞成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夺

取政权，来实现自己的解放，而是主张通过实现普选权，来消灭阶级矛盾。在他所修订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章程的第一条写着：“本联合会深信，只有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才能保证德国工人阶级的社会利益得到充分的代表，并且能导致于社会中阶级矛盾的消除。联合会从这个信念出发，采取和平和合法的方式，首先争取社会的舆论，为恢复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而进行活动，以达到其目的。”（2）他不主张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而要把工人变成小生产者。主张由国家资助工人，建立生产合作社，借此和资本家竞争，以消灭资本家的利润，从而使无产阶级获得经济解放。（3）他还有一个所谓“工资铁则”的反动理论，说工资有一个自己的规律，即工资的平均水平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说什么如果提高了工资，工人家中人口必多，劳动力供过于求，这样工资水平就下降；反之，工资降低，工人家中人口下降，劳动力供不应求，工资水平就上升。这样，工资的平均水平永远不会改变。拉萨尔还有其它一些机会主义观点，这里不多说了。

拉萨尔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后，就同德国俾斯麦政府勾结，出卖工人运动。他从1863年5月到1864年4月前后一年的时间里，曾同俾斯麦密谈过六次，他向俾斯麦担保：目前即使政府走向最坏的专制制度，也不会发生起义。他还向俾斯麦说，如果国王能够采取有利于工人的革命政策，那么君主制度就从特权阶级的王国变成革命人民的社会君主制度，这样工人阶级就一致承认君主制度，承认它是“社会统治的天然工具”。拉萨尔对俾斯麦赞扬备至，并要求俾斯麦帮助他进行活动。马克思在拉萨尔生前就发现他和俾斯麦进行勾结的背叛行为。在拉萨尔死后，又发现他向俾斯麦领到2500塔勒的借据，完全证明了他工人阶级的叛徒。

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前一年，1862年7月，拉萨尔曾到伦敦会见了马克思，试图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支持，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已经透彻地了解拉萨尔是一个政客和机会主义者，在政治观点上没有共同之处，这次会见之后，就同他断绝了关系。此人到1864年就死了，是为了

一个女人同“情敌”决斗丧命的。马克思说：“这是他一生所犯的许多轻率行动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第217页）“拉萨尔如不陷在瑞士那些军事冒险者和带羔羊皮手套的革命者的环境中，决不会发生这种惨局。”（同上，第218页）他死时三十九岁。

拉萨尔死后，贝克尔、施韦泽、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等操纵了全德工人联合会，继续执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露骨地投靠俾斯麦，反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路线。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后，他们竭力反对全德工人联合会加入第一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同拉萨尔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揭露他们的反动思想，批判他们投靠俾斯麦的政策，并通过各种形式对德国工人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马克思指出：“工人政党如果幻想在俾斯麦时代或任何其他普鲁士时代金苹果会因国王的恩典而落到自己嘴里，那就要出更大的丑。……工人政党的荣誉要求它自己甚至在幻想被经验驳倒以前，就抛弃这种空中楼阁。工人阶级要不是革命的，就什么也不是。”（《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51页）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帮助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革命派同拉萨尔派展开斗争，到1869年，以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为首的左翼，就从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分裂出来，在爱森纳赫召开代表大会，成立德国社会民主党，并加入第一国际，这是德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后来被称作爱森纳赫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恩格斯说：“德国党从一开始就是以我们的理论为依据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98页）自从德国有了两个工人政党组织以后，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爱森纳赫派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导下，坚持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虽然爱森纳赫派在理论上还不够成熟，但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他们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坚持了正确路线，他们宣布自己是“国际”的一个支部，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期间，坚持国际主义原则，支持巴黎公社革命。而拉萨尔派仍然坚持着错误的路线。

由于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德国王朝战胜了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从而实现了由

普鲁士王朝统一德国的政治局面。这时德国工人运动不断发展壮大，而俾斯麦政府对工人的迫害也日益加紧。在这种形势下，广大工人群众迫切要求团结一致，共同对付政府的迫害，拉萨尔派党员群众的觉悟也日益提高，他们对于其领导所执行的投靠俾斯麦的政策越来越不满意，而爱森纳赫派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则越来越高。这时，拉萨尔派领导人为了避免自身的垮台，1875年向爱森纳赫派提出了两派统一的建议。马克思、恩格斯洞察到拉萨尔派的阴谋，认为对于合并问题必须持慎重态度。恩格斯说：“既然这些先生们现在自己来谋求和解，那他们一定是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了。”（《哥达纲领批判》1970年人民出版社版〔以下只注页码〕，第31页）早在1873年，恩格斯就提醒倍倍尔，不要被他们的“团结”叫嚣弄糊涂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要急于同拉萨尔派实行合并，重要的是面向群众，争取群众。恩格斯说：“我们自己从荒地上争取到的每一个新生力量，要比十个总是把自己的错误倾向的病菌带到党内来的拉萨尔派倒戈分子更为宝贵。”（《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9页）要把目光放得远一些，“需要有勇气为了更重要的事情而牺牲一时的成功。”（同上，第410页）在必要时，党宁愿分裂，“并且经得起这种分裂”。恩格斯还说：

**“我相信，拉萨尔派中的优秀分子将来会自己来投靠你们，所以，在果实成熟以前，就象团结派所希望的那样把它摘下来，那是不明智的。”**

（同上，第411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如果两个工人派别必须实行合并的话，那就一定要拉萨尔派抛弃其宗派口号，彻底改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爱森纳赫派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行统一，决不能用对机会主义作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来达到统一。马克思说，如果不能在革命原则上达成一致，“那就干脆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好了。”（第5页）决不许“拿原则来做交易”（第6页）。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了革命原则，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

然而，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不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劝告，竟向拉萨尔派作了重大的原则的让步。他们决定1875年5月

在哥达城召开联合的党代表大会，并且在会前完全背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李卜克内西主持拟就了一个德国工人党的联合的纲领草案，即《哥达纲领草案》。这个纲领草案从头至尾渗透了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毒素。

马克思、恩格斯看到这个纲领草案后，大吃一惊，非常气愤。马克思说，这是“向那些本身需要援助的人们无条件投降。”（第6页）恩格斯给倍倍尔写了一封长信，指出这个纲领“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第36页）并严正宣布：如果这一纲领竟被联合的党代表大会所接受，“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同上）。虽然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比起它实际的活动的的作用要小一些。但是，“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同上）马克思也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

（第5页）但他同时认为党的纲领乃是对整个党的活动有巨大影响的东西，如果对它采取轻率的态度，将会对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马克思说：

“合并这一事实本身是使工人感到满意的；但是，如果有人以为这种一时的成功不是用过高的代价换来的，那他就错了。”（第6页）正是这种严肃的、郑重的原则性的立场，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哥达纲领作了尖锐的批判。恩格斯1875年3月就写信给倍倍尔，对这个纲领草案作了批判。当时马克思的健康情况不好，但是他仍然对纲领草案逐字逐句地作了全面的批判，于1875年4—5月初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读的马克思的光辉著作《哥达纲领批判》。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纲领草案的批判，已经把真理与谬误两种对立的思想、两条对立的路线讲得清清楚楚，但是由于李卜克内西等人热衷于同拉萨尔派合并，竟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警告置之脑后，仍然于1875年5月22日至27日在哥达召开了两派联合党代表大会。李卜克内西在会上对纲领草案作了报告说明，而只对其中某些词句作了修改。会议通过了这个完全违背科学共产主义原理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草案。爱森纳赫

派领导人的这一妥协让步，给德国工人运动带来巨大损失，为后来机会主义在德国工人政党内的泛滥播下了种子，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党内对杜林错误理论追随倾向的出现就是证明。这样，从1877年起恩格斯又不得不对杜林的错误理论进行批判，批判文章后来集成《反杜林论》。至于后来陆续出现的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修正主义叛徒，把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引向失败，并使德国社会民主党蜕化变质，使修正主义在整个第二国际各党占统治地位，就更不用说了。拉萨尔主义就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来源之一。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不仅拒绝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纲领草案的批评，而且还把《哥达纲领批判》这个重要历史文献扣压下来，不予发表。

1878年，俾斯麦政府颁布了“特别法令”，宣布社会主义运动为非法，从此党转入地下活动，直到1890年，德国党经历了一个在敌人恐怖迫害下进行革命斗争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做了大量的工作来纠正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在“特别法”颁布之初，李卜克内西在国会

中说：“我们的党是一个改良的党，而不是作为暴力革命的党；以暴力革命为目标，那完全是胡说。……我决然否认我们的努力是‘对准着’推翻‘现在的国家制度’”。（《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第42页）同年十月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报告，也表现出同样的妥协倾向。恩格斯批评了李卜克内西及国会党团的妥协倾向，他以法国工人阶级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坚强不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行为，来和德国党的妥协倾向作对比，指出：“在公社失败以后袭击法国社会主义者的狂风暴雨，完全不同于德国诺比林事件后的嚎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96—397页）由于恩格斯的及时教导，使德国党在十二年的恐怖迫害下，得到了锻炼和发展，以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为首的党的领导人，同敌人进行斗争，总的来说是好的。1890年德国政府被迫取消了“特别法”。德国党又开始公开活动，但这时党内机会主义思想又有新的抬头。李卜克内西公开说：“革命的实质并不在于手段，而在于提出的目的。暴力数千年来都是反动的因素。”拉萨尔主义又在死灰复燃了。为

了反击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恩格斯在1891年1月间，不顾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阻挠，强迫发表了被李卜克内西隐藏了十六年之久的《哥达纲领批判》。当时，党已在哈雷开了代表大会（1890年10月），根据李卜克内西提议，决定起草一个新的纲领代替旧的纲领，交下次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讨论。恩格斯认为：在通过新纲领之前，一定要把马克思对于旧纲领的批判公布出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对于发表《哥达纲领批判》，始终是不满意的。他们借口这个文献发表会被敌人利用，对党不利等等。恩格斯说，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指出：“如果他在非常法时期没有受到历史的批判，那末现在终于到了必须进行这种批判并弄清拉萨尔同马克思相比究竟应占什么地位的时候了。”（第56页）“如果我还延迟发表这个有关这次讨论的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隐匿罪了。”（第3页）

《哥达纲领批判》发表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些机会主义领导者，仍然吹嘘拉萨尔，对抗马克思对拉萨尔和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哥达纲



领批判》于1891年1月发表，2月13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发表一篇编辑部文章，指责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批评；对被马克思批判的《哥达纲领》的通过，加以赞扬。考茨基也在《新时代》上写文章，颂扬拉萨尔对德国工人运动的“伟大功绩”，称颂拉萨尔是德国无产阶级最初的导师和战士之一，并公然声称，“马克思对拉萨尔的看法不是德国社会党的看法”，进行反扑。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当时的情况表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包括倍倍尔在内，都没有能够很好领会和接受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和阐述的基本思想。尽管如此，在恩格斯逝世以前的那个历史时期内，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总的方面看，还不失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 (二)

由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起草的《哥达纲领》，根本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而是从头至尾都渗透着拉萨尔主义的机会主义纲领。恩格斯指出，这个纲领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